

首席编辑：吴南瑶



有文化公司邀请开一份书单,5到10本都行。这是件愉快的事儿,像老朋友相互之间的问答。前几天,刚刚参加了一次读书分享会,与严锋老师一起谈他的新书《瘾的世纪》。余温尚在,开这份书单,心意融融。

不过,写任何书单,都是无的放矢的囡事,因为不可能有一份适合所有人的书目。读书不是人生的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告诉读者应该读什么书,往往是误人子弟。这样一来,开书单反而轻松起来,无非是写几本自己喜欢的书,把读书旅途中的几道风景,告诉大家。

选的都是小说,而且

都有一个标准:小说中没有一个人令人难忘的高峰,点燃整个作品的内在生命?这个最高点是经典小说波涛汹涌的浪尖,一切叙事要素都奔向它,形成小说的结构力学。它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作家的精神境界,是平庸与杰出的分水岭。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最高峰不是老人抓到了那条巨大的鱼,而是鲨鱼群吃尽了大鱼的肉,只剩下一副空荡荡的骨架子,“他把麻袋在肩头围围好,使小船顺着航线驶去。航行得很轻松,他什么念头都没有,什么感觉也没有。他此刻超脱了这一切,只愿尽可能出色而明智地

梁永安

## 说年表

施之昊

看到这套年谱大系我第一感觉就是每一位人文学科的学人,在治学生涯中都最好有编订年谱或年表的经历,至少我在这个过程中是受益匪浅的。

我接触到的第一本年谱就是冯其庸、尹光华两位先生编订的《朱杞瞻年谱》(学林出版社,一九九九)。冯其庸先生是著名红学家,与朱杞瞻先生为挚友,其“宽堂”二字即为朱老手迹。我第一次见到尹光华先生的名字就在这本书上,第一次听到尹先生的大名,是前几年上博举办美国藏中国古代书画展览期间,陪同薛永年先生到下榻的金门大酒店,薛老提到“你们上海有个尹光华,知道吗?这个人厉害”。尹先生是著名书画家、鉴定家。我在编写年表时,体例也是按照这本年谱的。

去年正好是大篆刻家陈鸿寿诞辰二百五十周年,我为了做些研究就看到了上博孙慰祖先生的《陈鸿寿年表》,看来研究从年表起始,这真的是一条正途。

我编的第一个年表是《朱复戡年表》,之后我陆续花费一年多时间完成了《褚德彝年表》。褚德彝是晚清著名金石家、鉴定家。在金石收藏界其地位堪比之后书画收藏界的吴湖帆。郑重先生还提到褚为吴湖帆《董美人墓志》题跋,在年表中未载,这容我之后修订。

艺术家年表编订的困难,还在于资料的取舍。比如一张书法作品的真贋,就直接影响到年表的科学性。据说近来拍场见董其昌手札一套,真贋莫辨,要是真迹则能对董之生平研究产生一定意义。

白石老人有《曾牧星塘屋后》,写往年家中风物,以解思念家乡之愁。己亥年新春之前,余亦念,而思家中猪圈中肥猪当来日无多。年前宰杀乃家中之大事,乡人都来围观,此为过年之序幕。分与亲朋以及左邻右舍,同享欢乐;而亲朋友及邻居亦有同样之回礼。此为有来有往也。爷爷当年养猪不算高手,故特殊时期,余家被扫地出门,就回到爷爷奶奶家。人多屋少,故难以继续养猪,那时中学有农业基础课,其中有养猪之课程。显然,论养猪,老师不及吾大舅。开泰先生乃养猪之高手,以此副业而养活全家。劳累一生,而冠以富农,实不知如何为富?可怜余外婆因白毛洋猪传入而终身不食,并能于味中别黑毛白毛。

是时,扬中已少有人家养土猪,乃因土猪吃同样之食而不长肉,不起膘。故洋猪乃反客为主。大舅为外婆着想,每年多养一黑毛猪,虽不为外婆独享,然能令其

把小船驶回他家乡的港口。夜里有些鲨鱼来咬这死鱼的残骸,就像人从饭桌上捡面包屑吃一样。老人不去理睬它们,除了掌舵以外他什么都不理睬。他只留意到船舷边没有什么沉重的东西,小船这时驶起来多么轻松,多么出色。”这一段是《老人与海》的灵魂,远远超出了“打鱼”的目的性,一句“他此刻超脱了这一切”,让“自由”这个海明威终生追求的价值照亮了整个海面。

于是选了6本小说:乔伊斯(爱尔兰)短篇小说《都柏林人》、索尔·贝洛(美国)《赫索格》、奥康纳(美国)短篇小说《好人难寻》、托宾(爱尔兰)《布鲁克林》、萨冈(法国)《你好,忧愁》、门罗(加拿大)《好女人的爱情》。

最想写进书单的是乔伊斯的小说《都柏林人》。15个短篇小说,主人公从孩子到老人,概括了一个城市的“精神瘫痪”。以短篇小说集的形式写一座城市,并不罕见,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奈保尔的《米格尔街》皆如此。乔伊斯的这本《都柏林人》让人畏惧,因为它让每个人都能在其中发现自己。最后一篇《亡者》中的老人加布里埃尔,他在生命将近终点的时候,才发现妻子心里一辈子爱着年轻时的初恋。在难眠的痛

日子飞快,转瞬春节就在眼前,怎样过好一个有品质的新年成了最热的话题。“穿新衣戴新帽”太过小儿科,线上线下代购淘宝再加私人定制,各种衣帽衫履早已把衣柜塞个满满;红包压岁钱贺岁金条生肖金锁,还未出手就遭到孩子们的鄙视,不如直接微信转账来得爽气;“红灯笼农家年夜饭”和“碧海蓝天世外桃源”,也渐渐沦为欢度春节的老套路。人人头疼,不知这个新年,究竟该怎么过。

身为主妇,我一样烦恼。然万法归一,不如删繁就简,在生活日常上巧做文章。

选一个有暖阳的早晨,在餐桌上插一瓶蓬勃的野菊,铺几块丽江带回来的纳西族粗麻餐垫,煮一壶醇酽的普洱,去配那一碟色彩缤纷的鲜花饼。红色的

不忘肉味矣!大舅先走,而外婆近百岁离去,故外婆则成为素食者,但念念之黑毛,成其梦想。家母当年曾尝试多种方法而不能,外婆一闻即辨出白毛。

当年家猪亦可怜,人尚空腹,猪能有饱食吗?山芋藤及杂草拌以米糠,而厨余

## 己亥年前画猪

陈履生

年之特权也;而猪能食人之厨余亦为幸事耳。如今表兄承父业,为远近闻名之养猪户,而表兄乃以此为乐事,看着从小到大,看着而从盘中餐,不添加,不注水,食之放心,何乐不为?不养猪又干甚?逾七旬而能如此勤劳,实为难得。

戊戌腊月十八,京城胡同内已挂上灯笼。余等游走其间,自问吾之年在哪?故画猪,想猪,更念表兄文陆君今年猪事如何?不养也罢,该享古稀之年清闲矣。

江州履生于安馨园

## 年边二首

陆加梅

(之一)  
往事如烟作笑谈,瓶花斜插最江南。  
东风吹送迎春曲,又读杂诗龚定庵。

(之二)  
春温一夜遣天涯,灯火龙鳞接万家。  
腊月鸡豚还祭酒,梅花故里发清华。



篆刻

适用康年(左)  
王鸿定

己亥(右)  
陆加梅



苦之后,他“好奇的眼睛久久地望着她的脸庞和她的头发:当他想着她蓓蕾初绽之际该是什么样子时,一种奇怪的、温暖的怜悯在他的心灵里升起……他小心地钻进被子里,在他妻子的身边躺下。一个接一个,他们全都要变成幽灵。最好在某种激情全盛时期勇敢地进入那另一个世界,切莫随着年龄增长而凄凉地衰败枯萎。他想到躺在他身边的妻子,想到她多年来如何在心里深锁着她的情人告诉她不想活下去时的眼神。大量的泪水充溢着加布里埃尔的眼睛。他从未觉得自己对任何女人有那样的感情,但他知道,这样一种感情一定是爱情。”

整部《都柏林人》,因这一段获得了灵光的覆盖,所

有的精神杂芜,被作者包容了。伟大小说的力量,最终都是与整个世界的和解,而不是抱怨、仇恨。

一个人只有三四本相伴一辈子的书,它不断地打开你,相互发现,相互改变。初读奥康纳的《好人难寻》,十分震惊,出一个女作家,为何写出这么多不可思议的暴力?谁能想到,奥康纳的同情更多的是在“沦落人”一边,在“原罪”的黑暗中,暴力与拯救建立起相反相成的神圣关系。人们不但要感谢大善,更要感谢冷酷无情的大恶——这样的理念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让人无法热爱它。但经典小说并不是让你热爱的,而是让你在“格格不入”的枪口下,被押送到陌生的世界,发现自己真实的生存,领悟自我意识中的虚假与荒诞。



“琴棋书画诗酒茶”一向被称作中国古代文人的七件雅事。茶与画的结缘占去了其中的两项,而茶画与其他五件雅事之间,同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剪不断,解不开,互相缠绕,浑然一体,构成了中国文人的整体生活方式和生命形态。我们在谈论茶画这个特定话题的时候,显然是不能忽视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的。

琴在“七事”中被排在首位,这反映了中国文人对音乐的重视。这个传统源自文人的老祖师孔子。在孔子所制定,并要求所有学生必须掌握的“六艺”中,“乐”就排在第二位,仅次于“礼”。从此,沿袭千载,蔚然成风。相形之下,茶在“七事”中可能是“出道”最晚的,被排在末座也是理所当然。

或许正是由于“琴”在文人七事中是个“老资格”,在历代茶画中,琴的出现也是最早的。譬如,唐代大画家周昉的《调琴啜茗图》,就是一幅以琴入画的杰作。这幅作品描绘了五位贵族妇女在树荫下一边品茶,一边赏琴的情景,其中一位妇女正坐于青石之上,抚琴奏乐,其他人或坐或立,在清茶的馨香中沉浸在幽幽琴韵之中。这幅画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度被认定是中国的第一幅茶画。如今,虽然因发现了更早的茶画,它的“第一茶画”的地位被动摇了,但是,我们说它是第一幅“琴茶画”却是千真万确,不必争论的。

在中国画史上大名鼎鼎的《宫乐图》,其实也是一幅“琴茶画”。这幅画起初曾被定为元代的作品,后经专家的论证,被改定为晚唐旧稿。其中尤以沈从文先生的论述最为精辟,他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专门讲到这幅画的断代问题:“其室妇女服饰发式,生活用具,一切是中晚唐制度。长案上的金银茶具和所坐的月牙子,以至案下伏卧的獬豸狗,无例外均属中唐情形。因此,本画即或出于宋人摹本,依旧还是唐人旧稿。”在这幅画上,出现了十几位妇女形象,其中有六位宫女正在奏乐,一在吹笙,一弹琵琶,一吹胡笳,一弹箏,一击阮,一拍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宫廷宴乐的场。而这个宴会中,不但有酒,而且有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次以茶为主的音乐欣赏会。何以见得?你看画中的大案子,正中间摆着一个侈口弧腹的大缸盆,据考证那是一个专门用来盛茶的茶缸,一只长柄茶勺置于缸中。以茶缸为中心,四周分置果盘、花形碟、双耳杯及四只茶碗,另外还有两只茶碗正在两位仕女手中,一个正在品饮,一个持茶待饮。案上的各种用具,除了五只双耳杯被认定是酒具之外,其余的都是茶具,而且专家们还考证出那六只茶碗,皆侈口弧腹,外撇圈足,颜色都是青中闪黄,与考古发现的晚唐越窑青瓷釉色完全一致,由此断定这就是一套晚唐越窑青瓷茶具。这又为确定此画的绘制年代提供了一个用力的旁证。

由此发初,琴在茶画中频频出现,成为一个特定画面。不过,到了明清时代,茶画中的抚琴者,不再像上面两幅唐画中所表现的只是女性了,而变成了一班须眉雅士,而且品茶与抚琴的内在联系也更为紧密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此时,所谓“文人七事”的观念已经形成。比较典型的作品,要数明末画家陈洪绘的《停琴品茗图》:两位雅士相对而坐,一位面前以青石为案,摆着刚刚套上翠罩的古琴,隐寓着“停琴”之意;另一人则席地坐于蕉叶之上,身旁置茶炉、茶釜、茶壶,显见是主茶之人。两人以莲花青石为伴,于琴音暂歇之际,持杯对饮那淡淡清茗,这是何等清脱潇洒、超然物外的情怀呀!欣赏着陈老莲的这幅名画,我心头也浮起一阵茶渴,便沏了一杯上好的“都匀毛尖”,边品茶边读画,对那画中的茶境不禁心向往之了。



盏,有多少家什尽管使出来:五丁包用小笼,千层糕用小盘,烧卖用小锅,再用更小的碟,切细姜丝,浇上正宗的镇江香醋。返身取出珍藏的G20量身

打造的竹制“印月筷”,小人突发奇想用她的青花瓷损作了筷架,尚未下箸,筷头已是风月无边。只需得小心,桌上留有一小盒未及收拾的鹅蛋粉,和四处散放的“谢馥春”香囊,如绿杨城郭里,大诗人杜牧倾慕的扬州美女一般,正幽幽地、婷婷地,发出兰麝之香,叫人未饮先醉。生命就该浪费在这些美好的器物上,不是吗?

再接下来懒得折腾,索性轻点鼠标,从网上把各色丸子搜罗一堆,蟹籽丸、芝心包、青虾滑、海胆仙桃、芝士年糕……最好选

那些平日里不怎么吃的,与陌生食物亲密接触才来得有趣。这次不吃寻常的川渝火锅,改为新式的日捞火锅。一样混搭,一样热闹。只不忘,在云蒸霞蔚声色犬马中,留一点细细的声响,让一代宗师红线女那尖尖细细爱恨鲜明的唱腔穿越时空前来助兴;也可以顺手放一碟哭哭啼啼无厘头的周星驰电影,你只管操着洋泾浜粤语争相高喊“捞起捞起”……喜气洋洋最是贴切,自娱自乐才是正经。

菜还是那些菜,人也是那些人。换一种玩法,生活的仪式感在这些异想天开的细节中得到铺展推陈,带来无穷乐趣。

她的生命中有过这样一个家人团聚、共赏风景的春节。

## 十日谈

过有品质的年

责编:殷健灵